

卷六
秋至
山水
樂生

廿四
六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六



蘇子言

肅齋林

希逸

莊子外篇秋水第十七

前與姑射氏言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

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

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

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

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

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

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

見矣於大方之家

涇濁也。黃河之水驟至而濁拍滿兩岸故曰涇流之大兩涘非涇渭之涇也。渚涯河中之洲渚也。渚涯兩字一般。輕重若以涯訓際則間字下不得。不辨牛馬遠而見不明也不見水端不知水之自來也。洋海中也。若海神名也。世間道理千般萬般只聞其百。自以為多聞道百三字想古者有此語意在夫子與伯夷故借河海以言之。大方六道也。

龜下蛙

北海若曰井竈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虫

不可以語於水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東於教也。今尔於出涯涘觀於大海乃知尔醜尔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此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夫亦知言哉。尾閭者泄海水之所也在碧海之東其處有石闕四萬里厚四萬里居百川之下尾而閭族故曰尾

閭海水沃著即焦亦名沃焦也

拘於虛者言局於其所居也篤於時者言所知

止一時也螻蛄不知春秋之類知尔醜者言知

自愧也尾閭沃焦也出山海經言海水至此隨

沃隨乾以海比之天地但見其小豈知其大禪

家所謂任大也須從地起更高猶自有天來便

是此意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木澤乎

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

數為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倉之所生舟車

為下謂

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

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

任士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為名仲尼語之以妙

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自多於水乎

映壘坑小空也蜂窠之類人卒人禹也人在萬物

谷之中只為一物之數此合太虛之間凡有名可

名者論之也其在九州之內又只是一件此合

草木鳥獸論之也此兩句發得極妙樂軒云乾

坤雖大人身小拳石空中作勝遊便是此意世

界之小如此五帝三王萬聖千賢所知所能不

知所不能

出下衆

出其內似此說話固是曠遠發得亦自有理伯夷辭之以爲名夫子誅之以爲博此語從前誰道得任士任事之人言治世之士也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今故之遙而不悶撥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剛乎坦隆故生而不說死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

明乎明

說乍悅

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這一轉語又好前言其大於此又言無小無大即所謂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爲小也物量無窮言物不可得而量度也時無止言寒暑晝夜相尋無止也分無常言有無得失人之分劑或後或先初無定也終始無故言無終無始無新無故也是故大知者謂有六智之人而後有下面四知也觀遠猶近故不以大小爲多

智乍知

寡而後知量無窮也證考也鄉就也就今古而
 考證之今故今古也剛於今古之為一故迎而
 未至者雖遠而不憂撥而可取者雖易而不跋
 待之而後知時之無定止也盈得也虛失也盈
 虛消長與時偕行不以此為喜愠而後知分劑
 之無常也剛乎坦墜者猶曰識乎正道也由乎
 正道而生死聽之即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意
 剛乎此則知終亦猶始不可以終為故也此便
 是原始要終之說人之所知者人也其所不知
 者天也且如既生之後我則知之未生之前我

何由知之即禪家所謂父母未生以前道一句
 子至小我也至大天也在我至小欲窮至大之
 天宜乎迷亂而不樂此數語若在禪家便是一大
 公案也莊子即等閑說了自是故大知而下是
 解上面數句其辭伸縮長短齊而不齊此文法
 也倪端也域方所也語其小而無端窮其大而
 無所故曰何以定至細之倪何以窮至大之域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
 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
 者不剛夫精小之微也埒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

剛卡明

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
 不能分也不可圍者致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
 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
 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此一轉又好至精者無形精細也不曰至小而
 曰至精皆是文之活處信情者謂信乎此語之
 實耶自細視大者不盡管中窺天之類也自大
 視細者不能明鵬鳥下視野馬塵埃之類也小
 之微者曰精言小而又小者也大之盛者曰埒
 言大而又大者也殷盛也異便異宜也就小大

弗下不

上又生出此兩句也是精絕無形之小不可以
 數分曰毛曰芴亦不可也不可圍之大不可以
 數盡曰絺曰非亦不可也物無精粗皆局於形
 故可以言論可以意推若小者大者皆無形則
 言不可論意不可極既曰無形則不可以精粗
 言矣故曰不期精粗焉察致者察其極至也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入不多仁息動不為利
 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
 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眾
 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耻不足以為

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

雖不害物而亦不以愛物為能故曰不出乎害
人不多仁息門隸賤役而求利者也如曰雖執
鞭之士吾亦為之我雖不求利而亦不以賤役
而求利者為非故曰動不為利不賤門隸纜有
賤役貴已之念則有迹矣我不爭貨財而亦不
以辭讓為能故曰貨財不爭不多辭讓以辭讓
自多則近名矣事事皆自為之而無所資於人
然亦不盡用其力以自食故曰事焉不借人不

多食乎力言有餘不敢盡也貪汚之人亦不鄙
賤之爾為爾我為我也故曰不賤貪汚其行實
異乎人而不自為崖異故曰行殊乎俗不多辟
異也辟僻也辟異崖異也為在從衆和光同塵
也不賤佞諂由由然與處焉能說我之意也不
賤不鄙惡之也若此等人無分是非混同細大
因此則道人也至德也大人也不聞無名也不得
無得無喪也約分者言會至理於至約而盡已
而分之事也聞曰我聞於古有此語也約分即盡
而已也但如此換字耳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患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

前言不賤門隸不賤貪污所以換此一轉又添箇貴賤與細大同說若物之外內者合物之內外而論之也至極也惡至何者為極也貴賤小大求其端倪於何而極盡其理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雞壅豨苓時乎為帝也在我則不見在彼則知之百骸九竅駭而存焉其遞相為君臣乎亦此意也此一句下得最好貴賤不在己即軒冕儻來寄之意也差等差也天地只此稊米豪末可敵泰山則其等差之數不足言蓋可見

矣功分功勞分限也各任一職以爲功故曰功
分農商工賈隨分以致其力而世間少一件不
得亦猶東西南北雖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趣
操者趨向志操也以堯爲是以桀爲非固趣操
之當然然以不有廢者君何以興觀之則趣操
之不可定可見矣因其大小因其有無因其然
非即齊物因是之意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會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
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
未可以爲常也

把堯舜與之會湯武與白公相形而言此皆憤
時之激論中間多有此類但觀其文勢可也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
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狔言殊技也鷓鴣
夜撮蚤察豪末畫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
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
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
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之舍非愚則誣也帝
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
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

之下不

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王梁室梁也麗禮音屋棟也大小各有所用故曰殊

器騏驥狸狴各有所能故曰殊技鷓鴣訓狐也

身也夜則眼明見日則暗性不同也是非治亂

不能相無亦人世之所必有者故以殊器殊技

殊性者而喻之天地陰陽亦喻其不可相無也

纂夫義徒即是堯桀之論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

終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

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

沉下

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

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

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

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

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

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

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

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

這一問又好言既無貴賤既無是非則我之辭

受取舍將何所從衍寬裕也反々而求之也以道

觀之而無貴賤則反求於吾身自縛レ然寬裕
 故曰反衍若以貴賤是非自為拘束則與道相
 違矣故曰無拘其志與道大蹇蹇然違礙也施
 則有多有少謝去其施則無多無少故曰謝施
 若執一而行拘於多少之施則與道差池矣故
 曰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國之有君祭之有社皆
 論此心以道為主也而無所用其私故曰無私
 德無私福此心廣大如四方之外無所極窮則
 無私畦町矣故曰無所畛域三句三箇其字下
 得自別萬物皆備於我是兼懷也而無所私愛

故曰其孰秉翼秉翼拱扶之也此二字形容私
 愛之意無方即無心也我既無心則物無短長
 亦無生死不恃其成即前所謂不雄成也盈虛
 隨時不可一定故曰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不
 位不定也無古今則年不可舉無去無來則時
 不可止矣大義即大道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
 即所謂逝者如斯乎變動轉移無時不然何者
 為為何者為不為是皆聽造化自然而已故曰
 夫固將自化

河伯曰然則尚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

弗下不
及四字

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
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
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
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
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踣躄而屣伸反要而
語極

此一問又好言既聽造化之所為則人亦不必
學道矣朱文公問答書中廖德明亦曾有此問
文公皆不曾答想難言也莊子到這裏說箇權
字自是作家又有不以物害已一句愈自分曉

曰看來莊子見道自是親切特讀其書者看它不
破道總言也理事物各有之理也權用之在我
者有道之全体而後有此大用也明於權者不
以物害已知輕重也水火寒暑禽獸四句著四
弗能字却以非謂一句結之看它語脈極是下
得有力薄迫近之也至德之人固知事事有數
豈物所能害然亦不謂恃此可以薄之而不能
也譬如死之於水火固曰有命而自投於水火
可乎下云謹於去就其意愈明亦猶孟子曰知
命者不立巖墻之下也察安危定禍福謹去就

便是道。心中有人心，何嘗皆說聽之自然。莊子到此處，何嘗鶻突寧定也。天在內，人在外，即前篇所謂主者天道，臣者人道也。德在乎天，此言自然之德也。而必曰知天人之行，這箇知字，便從人心上起來。本乎自然而安於其所得，故曰本乎天，位乎得。此句又屬道心，位居之安之也。躊躇進退也。屈伸進退，各循其理。此句又屬人心發明。至此道之至要也。理之至極也。故曰反要而語極。猶孟子曰：將以反說約也。凡此五句，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

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而六本亦這數句發得人心道心，愈分曉。牛馬四足得於天，自然者不絡不穿，將無所用。此便是人心一段事。以人滅天，以故滅命，貪得而殉名，則人心到此流於危矣。三言無以，乃禁止之辭。猶四勿也。既知天，又知人，於此謹守而勿失，則天理全矣。故曰是謂反其真命，天理也。故人事也得，得失之得也。

夔憐蚊，蚊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蚊曰

吾以一足踰蹕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
柰何蛇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
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
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
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
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
今子蓬々然起於北海蓬々然入於南海而以無
有何也風曰然予蓬々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
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鱗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
費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

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夔無角一足而行見山海經蛇百足蟲也蛇無
足者也自一足說到無足皆言天機自然之動
可謂世間至奇之文中間又以人之唾喻蛇之
足此處又妙其末却歸在風上而目與心兩項
却不說此皆文字變換奇而又奇者也踰蹕一
足行之貌也無如矣無似我者何何可易邪不
可變易也者似有可見之像也蓬々然風聲也
指我以手指風也躡我以足踐風也就風之中
又添說个小小不勝大勝愈見奇特即人衆勝天

天定勝人之意。小雖不勝而大勝則萬物孰能出於造化之外哉。自然而然者物之不可違也。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

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此段只言時命自然。非人力所預。知道者又何懼焉。中間以漁父獵夫烈士比聖人。亦自有理。由處矣。令其止息不必言之意。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沈專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

弗不

蛙下意

笑曰子獨不聞夫培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鼈曰吾
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
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莫
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培井之樂此
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
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
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
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
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
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培井之蛙聞之適

掖下腋

意下境

適然驚規々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意而
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蛇馳河也
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
時之利者是非培井之蛙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
大皇無南無北爽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
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々然而求之以察索之
以辨是直用管闕大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
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
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
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

闕下窺

莊子卷六

而不下乃逸而走

公孫龍當時之辨者也指其名而言之所以闢之也井蛙海鼈之喻都是撰出不知這老子會中如何有許多劣相軒井中赤蟲也蟹螃蟹也坎井之地軒蟹科斗皆周旋其中故曰還軒蟹與科斗九年之水七季之旱人人如此說安得水旱如此之久信然人類盡矣莊子添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字便自別了這般等閑處亦看得筆力適適猶虯虯也商鉅小蟲也跣蹈也大皇天也下蹈黃泉上登于天言其見趣之高且

人遠也爽然即釋然也四解四達也淪於不測所入者深也始於玄冥言在於無極之先也反於大通歸於至道也以察之之小明而欲窮索之以言辨不亦小乎邯鄲失行之喻尤佳國能邯鄲國中所能之步也學未成而故步又失所以匍匐歸也列子所言魏牟公孫龍與此全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

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矣王中言而論之亦謂之也
往先者往見之先道此意也以境內累者言欲托之以國也死留骨生曳尾之喻真是奇特
惠子相與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鷦鷯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備不國也

嚇恐奪其食而為此聲也以鷦鷯之腐鼠而嚇鳳比惠子以國相而嚇我不知此老何處得許多好譬喻自莊子而下為文字者無非竊其機關這一部書天地間如何少得莊子惠子最相厚善此事未必有之戲以相譏耳練實竹實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

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濠是水名在淮南鍾離郡今見有莊子墓亦莊惠

邀之所石以絕水為榦亦言是濠水之橋梁莊惠

清談在其上也

這一般說話又奇循其本者請反其初也言汝

當初問我非魚安知魚之樂是汝知我之意方

有此問汝既如此知我則我於濠上亦如此知

魚也二人最為相知想當時對語亦自可觀

○此篇河伯海若問答正好與傳燈錄忠國師

無情說法無心成佛問答同看大惠云這老子

關作濠

軟頑撞著這僧又軟頑黏住了問謂其家活大

門戶大波瀾闊命根斷這數語莊子却當得大

惠語錄見普說中

莊子外篇秋水第十七

莊子外篇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
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
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
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若者身不得安逸
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
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
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
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
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憺憺久憂不死何之苦

莊子外篇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
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
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
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若者身不得安逸
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
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
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
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
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憺憺久憂不死何之苦

無下切

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無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趣者，諶々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吝無吝，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

活身唯無為幾存

又下乃

此篇又是以前篇不以物害已一段推廣言之。奚為奚據以下四句言若何而可也。便與屈原卜居文勢一同。富貴壽善四等，人也。善者名譽也。疾作勤而作之也。思慮善否為職事而思其憂也。惛惛老而不聰明也。烈士為名譽者也。四段本同意，皆以物害已者。今既說富貴壽三段了，却以烈士一段如此發明。變換語勢，此文法也。蹲循與逡巡同。爭則發其形，不爭名不成。此兩句說破世故為名而至於殘其形，不得謂之

善矣。今俗之所爲，以下結前四段也。舉群趨者言，舉世群然而趨之也。證之然必取之意，可已而不已，故曰如將不得已。吾未之樂，未之不樂者，謂世俗所謂樂，不樂我皆未知如何也。此深鄙之之意。然我以無爲爲樂，而俗人反以爲大苦也。至樂在於無樂，至譽在於無譽，而世俗之人孰知無樂之樂，無譽之譽乎？然則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惟無爲可以定是非。如此數句，須識它文字，揖向起伏，方見好處。幾存者言無爲，則庶幾存其樂也。

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而此數行，乃是收結前語。兩無爲相合而後能化生萬物，便是無爲無不爲也。無從出者，不見其無所由始也。殖生也，萬物皆在自然中生，故曰皆從無爲殖。此篇自天下有至樂至無爲哉，只是一片文字，起伏抑揚，最好玩味。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々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曰：「天形變而有生，言先有形而後有此，動轉者也。釋氏曰：動轉歸風，便是此生字。又曰：在眼曰視，在耳曰聽，在手執提，在足運奔，便是此生字。四時行者有生必有死之喻也。此一段乃是發明死生一貫之理。鼓盆之說亦寓言耳。且如原壤之登木而歌，豈其親死之際全無人心乎？若全無人心，是豺狼也。夫子尚肯與之友乎？聖門學所以其盡孝慕者，豈不知生死之理乎？原壤莊子之徒，欲指破人心之迷著者，故爲此過當之舉。此便是道心惟微，不可以獨行於世，所以有執中之訓。莊列之徒，豈不知此特矯世厭俗，故爲此論耳？李漢老因哭子而問大惠，以爲不能忘。

情恐不近道。大惠答云：子死，不哭，是豺狼也。此老此語，極有見識。其它學佛者若答此問，必是胡說亂道。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々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亡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滑介即是滑稽之意。這般名字，豈不是撰出黃帝所休，謂帝嘗休息於此柳瘍也。今人謂生癩口也。想古時有此名字，蹶々然惡之，病中之意也。假借者言此身乃外物假合而成也。塵垢者言在造化之中，至微而不足貴也。釋氏所謂四緣假合，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其意實原於此。觀化者觀萬物之變也。化及我者言我將隨造物而變化也。前言蹶々然惡之，此言又何惡乎？前後之語似乎相戾，蓋病而惡之，亦人情思死生之理，而知其本原，便是道心為主處。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然有形，撒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

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
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
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觸髀枕而卧
夜半觸髀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辨士諸子所言皆
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
曰然觸髀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
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
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
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觸髀深矐蹙頰
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髀然空虚而堅固之貌從然從容自得之意諸
子凡子所言也此段只說死生之理而撰出觸
髀一段說也是奇特讀者當知其意莫把作實
語看便錯了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
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
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
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
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
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

已而不得不得則感人感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半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竇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之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人之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鱗鯀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諛諛爲卑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

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褚布袋也綆汲井之繩也譬力小不可以任大之意命與形得於天者各有一定之分不可損益以古聖人之道而與齊侯言我又未能有以感動而化之則將有罪我之意此借顏子以譏當世遊說之士鳥之所食非人所食以人之食而養鳥違其性矣此意只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聖門只是一句它却撰出許多傾洞說話御音迓迎而觴之也觴飲也壇與澶同水中

沙澶之地故曰澶陸不一其能者言人才各不同也
不同其事者言人各事其所事也隨其實之所
有而得其名隨其意之所適而得其理故曰名止
於實義設於適蓋言人各隨其分也條達者直截
不費力也福持者言福常在也持保也非我所能
而不為過分之事則不費力而常保其生無所患
害其意如此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攫蓬而指之曰唯
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
乎種有幾得水則為鱉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蟷之

衣生於陵也則為陵鳥陵鳥得薜樓則為鳥足鳥
足之根為蟻蠟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
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鵲掇鵲掇十日為鳥
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醢
頤輅生乎食醢黃輓生乎九猷蒼茵生乎腐蠶羊
奚比乎不筭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仁生馬馬生
入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從見者因而見也攫蓬者彼在蓬草之中攫其
蓬而指之也生而飲食曰養死而寂滅者曰歡
却如此倒說此皆是筆頭弄音處汝與若指觸

齷也。這歡字便是寂滅為樂也。種有幾者言天地之間物之生生者種各不同。下面把箇至微底說，不是以小喻大。蓋言雖大無異於小也。便是無細無大無貴無賤之意。其意固止如此。而文字之妙絕出千古。整齊中不整齊，不整齊中則整齊。如看飛雲斷鴈，如看孤峰斷坂，愈讀愈好。其列子於中又添兩句，便不如它省了兩句。巖者水上塵垢初生，苔而未成，亦有絲縷相縈之意。但其為物其微耳。蠹蟻之衣，即青苔也。水土之際，水中附岸處也。附岸處例多而厚，故曰衣。此

兩句說了，个青苔却又就陵屯。上說來陵屯即田野中高處也。陵鳥車錢草也。鬱棲糞壤也。車錢草生糞壤之中，則變而為鳥足草。鳥足之根又化而為蟻螬。鳥足之葉又化為胡蝶。蟻螬蠅蟲也。昏胡蝶之別名也。就胡蝶下添此一句，尤奇。此下又說化生者。竈下之蟲有化生者，名為鶻。鶻軟而無皮，無翅，故曰若脫。如今柑虫然。鶻掇又能化而為鳥乾餘骨，鳥名也。斯彌蟲也。口之流沫又化為蟲食醯。蟻螬也。蟻螬化而為頤輅。頤輅化而為九猷。九猷化而為黃輓。黃輓化

則為腐蠶腐蠶化則為贅肉此處以生乎字省了兩句文法也黃軛九猷腐蠶贅肉皆蟲名也此意蓋言萬物變化生生不窮無有盡時也上面一截說了卻把个至怪底結殺此是其驚駭世俗處莫把作實話看羊奚草名也草之似竹而不生筍者曰不筍又竹筍則可食此不可食也青寧蟲也程亦蟲也馬亦草名也如今所謂馬齒菜馬欄草人亦草名也如今所謂人參也人面子也分明是用許多草名却把馬與人字說故意為詭怪名字前後解者皆以為未詳是千萬世之人為莊子愚弄看不破也萬物之變如雀化為蛤鷹化為鳩腐草化為螢鼠化為蝮蝠何處不有入於機者言歸於盡也出機入機即是出入死生也便是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莊子外篇至樂第十八

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生之所無以為者言身外之物也如人生幾兩殺一口幾張匙是也知之所無奈何者言人力所不及也養形必以物有生必全其形此世人之見也然物常有餘而形豈長在形雖能全而生者有盡故曰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即前所謂物莫足為而不可以不為是也其為不免者言為與不為之中皆不免於自累欲

免於自累非棄世不可也棄世者非避世也處世以無心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則我自我而世自世矣正平者心無高下決擇也猶佛氏曰是法平等也更生者與之為無窮也彼者造物也與造物俱化日新又新故曰與彼更生至於此則盡矣幾盡也能知此意則身外之事與其生者不待遺棄而自遺棄矣精復者精神不散於外也合則成體言四大假合而後成身散則復其初也初者無物之始也形精即形神也形神不虧則能變化故曰能移移即

變化也。體道至此，精而又精，則可以贊造化矣。相天贊天也。此兩精字與形精字不同，反猶還以事之之還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汝：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處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

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選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抗，鎡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其真。

潛行不窒，嘿運而無所障礙也。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如御風而行，是也。純氣之守，無氣而純，一不雜也。知巧容心也。果敢容力也。言此事，非容心容力所可爲也。此語似爲迂濶，而實有妙理。看今伏氣道人，便可見。貌象色聲，謂有形迹也。萬物之物，皆拘於形。我若有迹，則與物同。不耳，則何以至乎未有物之先。人之局於一身，而不能見乎萬物之始者，皆是以迹自累。故曰：是色而已。色，即迹也。貌象聲色，上面本有四字到此，即舉其一文法也。造物者無形，故曰物之造

乎不形，無終無始，一而不二。故曰：止乎無所化。化，易也。言其無所變易也。得是而窮之者，造化之理也。言得此造化之理，而窮盡其妙，則夫乎有物之物，遠矣。故曰：物焉得而止焉。淫亂也不定也。不淫之度，一定之法度也。無端之紀，無物之初也。紀，即理也。萬物之所終始造化也。壹其性，純一不雜也。合其德，渾全不雜也。與造物爲一。故曰：通乎物之所造。曰天曰神，即此理之在我者也。無卻無間也。在內者既全，而無間則外物奚自入乎。選物而不憎言，雖爲物所選觸而

其神不動故不懼也。醉者墜車之喻極爲精密。藏於天故莫之能傷。即前篇不以物害己一段所謂無爲是也。鎔干傷人飄瓦中人而人不怒之者以其物之無心也。此二句即是無心之喻。其言極有理。天下平均者言行於天下無好惡也。爭則有攻戰殺戮之事。我無心矣無所爭矣。又安有此事哉。人之天猶有心也。天之天無心也。開明之也。德生者自然之德也。開人之天心猶未化。心未化則六根皆爲六賊。况外物乎。不厭其天言不棄其天理也不忽於人者言人事之有爲者未嘗忽之而不爲。但爲之而無容心耳。如此則近於真實之理幾近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疴僂者。乘蜩猶撥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撥之也。吾處身也若檄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疴僂丈人之謂乎。

象蜩持竿而拈蟬者也累丸於竿首自一至五而不墜則其疑定入神矣郭象下两个停審字亦自好極株拘今所謂木椿也極椿也株木之名也拘定也想古時有此三字不反不側止是疑定也當象蜩之時其身如木極而不動其臂如槁木然其心一主於蜩而不知有他物純一之至也用志不分其志不貳也疑於神疑定而神妙也此雖借喻以論純氣之守而世間實有此事今世亦有之但以爲技而不知道實寓焉病僂背曲者也

顏淵問神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爲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矜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觴深淵名也游拍浮者也没人泅而入水也善

沒之人視水如平地則不學而能操舟矣覆却
萬端而不動其心故曰不入其舍心者神明之
舍也注射也射而賭物曰注王欽若曰以澤下
為孤注即此注字以瓦為注則全無利害輕重
之心以鉤帶為注則已有顧惜之意矣以黃金
為注則愛心愈重而易殫矣矜恰惜之意也射
者之巧其心本一而有所顧惜則所重在外而
內感矣感則雖巧有時而拙矣既答其問又以
此喻結之不特二喻皆極天下之至理看他文
勢起結亦自奇特

高巖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賢學生吾子與
祝賢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技筆以侍門
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
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
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
處岩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
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
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
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
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拔簞掃箒也。拔猶根，拔之拔，操拔簞以侍門庭。
 供弟子洒掃之職也。牧羊本聽其自然，若行者在後而不逐其群，則鞭之。此意便謂循天理而行亦必盡人事也。單豹隱者而身殺於虎，張毅往來富貴之家，雖無虎傷之患，而胃中狂燥，以內熱而自殞，皆在人。有未盡者不可委之天。此段於學道者已分上最為親切，推此則知莊子前後說天道人道之意，先設喻後以二事實之。文勢亦奇。

得其名必極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中央三者若

無入而藏，不專於主，靜也。無出而陽，不一於動也。柴立無心而立之，見其形如槁木是也。動靜無常，不倚一偏，故曰立其中央。三者言上三句也。盡此三句則可名為至人矣。故曰三者若得其名必極之至也。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席下席

以畏塗喻衽席，即蛾眉伐性之斧之意。此示人

蜜慾之戒莊子語雖聖賢聞之亦必爲之首肯
此亦異端之學乎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筵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
日犧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有尻乎彫俎
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
之牢筵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
豚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
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玄端服也犧芻養之也尻猪之後也豚楯豕也
稍机也机之有文者曰豚楯僂曲也曲而可以

服上冠

聚物者畜管之屬也前篇編薄曰編曲則知此
亦竹器也在宣公二年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
宣諸畚即此類也生有軒冕之貴或以刑戮而
死置其身於跌躓之上畚薄之中亦甘心焉即
退之所謂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是也
爲彘謀如彼而自爲謀乃如此今語可謂善喻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
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諛詒爲病數日不出
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
忿瀟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又

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沉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蠶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峯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轆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鞭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此一段與杯蛇之說相類但此說較奇特談話

猶今嘔噦之聲氣逆之病也忿瀆即鬱結也病在身之中而當其心今人所謂中管之病也沉溝泥之中也履神名也髻亦神名也煩壤糞壤也雷霆亦鬼名也倍阿鮭蠶室中東北方之鬼名也泆陽屋中西北方之鬼名此以上言人家中所有鬼物之名罔象水中神名也峯小丘埜之神名也夔山之神名也彷徨野中之神名也委蛇六澤中之神名也桓公所見者在澤故獨問委蛇之狀桓公始疑為妖故懼而為病今日見者必霸故喜而病自去矣鞭然笑之貌也此

事之喻又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者不同然聖人既以此語入之文辭則是世間必有此事亦不足怪也

紀渚子爲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聞響而應見影而動則是此心猶爲外物所動也疾視而盛氣言其神氣已旺疾視而不動初言虛憍而恃氣則其氣猶在外此言疾視而盛氣則氣在內矣疾字有怒之意即直視也却與匹夫按劍疾視不同望之似木雞則神氣俱全矣此言守氣之學借雞以爲喻耳

孔子觀於吕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乎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

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
 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
 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此段亦與前言操舟意同並流次流也故本然
 也孟子曰言性者故而已矣性命自然之理也
 齊者水之旋磨處也汨湧汨處也出入隨水上
 下也從水之道而不為私順而不逆之意生於
 陵則安於陵長於水則安於水皆隨其自然而
 不知其所以然故性命三字初無分別但如此
 作文耳若以生長字強求意義則誤矣

鏡下錄

梓慶削木為鏡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
 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
 有一焉臣將為鏡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
 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
 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
 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
 軀至矣然後成見鏡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
 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鏡下錄

鏡似夾鐘此雖注家之說然鐘以金為之豈削
 木所能成愚按大觀類篇曰鏡鐘鼓之拊也是

乃筍簾之類所以懸鐘鼓也筍簾之形為鳥為
 獸刻木為之極其精巧考工記中可見驚猶鬼
 神言精絕非人所能為也耗氣者氣不定也齋
 以靜其心而後定不懷爵祿不懷非譽忘其四
 肢謂純氣自守而外物不入也無公朝者亦不
 知有朝廷矣唯其如此故我之巧心專而外物
 之可以滑亂吾心者皆消釋而不留入山林觀
 天性觀木之性也木之形軀各有成象皆若見
 成者然後取而用之加手取也以我之自然合
 其物之自然故曰以天合天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
 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
 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
 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六轡如組織而成文也御之巧如織然故曰文
 弗過鉤御馬而打圍也鉤百而反言百轉也馬
 力竭而馳之不已御者雖巧必敗人之自用又
 豈可過勞其神乎此一喻極為的切極為端正
 工儻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贅故其靈
 臺一不桎

到此又散說數句，僞為共工，故曰工僞旋轉也。以手旋轉畫而為圓也。言工僞制器之時，旋轉其手，其圓便如蓋然。自中規矩考工記云：蓋之圓以象天也。蓋乃至圓之物，故取以為喻。非謂其實為蓋也。如吳道子畫佛像圓光，只一筆便成，遂入神品，即此類也。器圓不用規，只以手畫之，其技入神矣。指手指也。指與物化，猶山谷論書法曰：手不知筆，筆不知手，是也。手與物兩忘而略，不留心，即所謂官知止，神欲行也。故曰不以心稽之，留也。或曰：圓則中規，何以曰矩？殊不知圓之中自有矩，圓而不中，矩非圓矣。今匠者削木為圓，必先取方便，見規矩不相離之意，所以曰規圓生矩，靈臺心也。一純一也不捏不拘，礙也。

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手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適安也。足安於履，要安於帶，若無物然，故曰忘

足忘要。會猶造也。造道而至於一，而無所變，不知

其所從事者矣。始也。

適而未嘗不適者言久則併與適亦忘之譬如
足初躡履見其恰好則如有履之適着之既久
不復有初時見其恰好之意是忘適也此以人
之常情而喻乎道須自體究便見得莊子盡物

理處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
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
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非乎天哉休惡遇
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
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

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
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
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瞽盲跛蹇而比於
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
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
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
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
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
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矣罪焉扁子曰
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

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
 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
 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
 休歎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
 鼉以車馬樂鵠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賓於鄉里擯棄於鄉里也明汙自別於汚俗也
 飾知驚愚脩身明汙言其有心求名以自異也
 若揭日月著其名也彼固惑而來矣彼之來本
 自惑非先生感之又何罪於我歟啓小孔竅也
 言其所見之小也寡聞學之淺也其見本淺吾
 語之太高彼安得不驚疑自惑乎此意蓋譏當
 時之學者以其所見者小而未知大道也食以
 委蛇言使之自得而食也委蛇自得也鳥養之
 喻已見至樂篇

莊子外篇達生第十九

莊子曰。木之可材也。皆以其有用也。故文惠君嘗問於
 莊子曰。自其生也。無以自利也。而後其用也。則其用也。豈
 非以其有用也。而後其用也。則其用也。豈非以其有用也。而
 後其用也。則其用也。豈非以其有用也。而後其用也。則其用
 也。豈非以其有用也。而後其用也。則其用也。豈非以其有用
 也。而後其用也。則其用也。豈非以其有用也。而後其用也。

莊子外篇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傍。

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

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家。故人

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

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

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

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

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

故未免。夫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

故未免。夫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
 故未免。夫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
 故未免。夫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

譬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
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之而不物於物則胡
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
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直則
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
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其論其一
林不材全其天年此屢言之矣今漆鴈以不材
見殺之說又自一意蓋言材與不材皆猶有形
迹故未免於自累必至於善惡俱泯無得而名
斯爲全其天也乘道德者順自然也一龍一蛇

猶東方朔曰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也用捨
隨時我無容心故無毀亦無譽專爲則有心矣
無肯專爲即無心也上下進退也和順也量則
也度也以順自然爲則或上或下皆可萬物之
祖萬物之始也此神農黃帝之所能故曰神農
黃帝之法則也萬物之情此私情也傳習也人
倫之傳人類之傳習也此以下數句曲盡人情
有合則有離所謂世間無不散筵席而有成則
有毀言不有所廢君何以興也露圭角者必至
於自摧挫居人上者必爲人所指議有心於事

為其名必虧人之惡其成樂其敗者眾賢者於此將為全身之計則必有計度思慮故曰賢則謀小人患失無所不至則為奸為欺而已矣故曰不肖則欺處乎世間事不由人何可自必故曰胡可得而必哉悲夫者嘆世俗之不美人事之無常危機之可畏也此語切於人身故囑其弟子識之勿忘唯順乎自然則可以自免故曰其唯道德之鄉乎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

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申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岩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䟽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

居然安然也於此用之有無因而得患之意謂不應有憂患而不免於憂患也隱約僻處也居於深僻之中雖有飢渴出而求食於江湖之上

猶且避人而與之相疏遠也。胥相也。此退之所謂悅而啄，仰而四顧，深居而簡出者也。以皮自累，言有名有位於世，皆能惹禍也。此言甚切。人心涉世深者，方知之。

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前言無人之野，即無物之始也。此又以建德之國名之。看此一段，今人禮淨土，其源流在此。戰

國之時，南越未通中國，故借其地以為名。初無它義。知作而不知藏，言耕作以自食而無私蓄也。未有禮義之名，故曰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行也猖狂妄行，從心所欲，皆合乎道。故曰蹈乎大方，與道相輔而行，謂以慕道之心自相勉勵而欲至於此國也。

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柰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

糧
糧

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
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
而無形倨不有其身也無留居不有其國也能辨
此心則可以往故曰以為君車心無所求則無
所不足故曰少費寡欲雖無糧而乃足涉江浮
海望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只是遊
無窮三字如此敷演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
此遠矣此句最為深妙言道學之人既悟之後
向之所資以自悟者如人之餞送登舟至於海
崖皆已返歸矣擊竹而悟捲簾而悟皆其送者

也譬如見舞劍而善草書始因劍而悟之既悟
則劍為送者矣讀書亦資送者也

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
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
太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
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
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
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
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有人者以我而役物也見有於人我為物所役

也二者皆非自然之道若堯則不以已役物亦
不爲物所役故曰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大
莫之國冲漠太虛之地即無人之野建德之國
也以此結上章也語意既足乃以譬喻繼之方
舟兩舟相並也我舟方行而爲虛舟所觸舟既
虛而無入故雖觸我而不怒忽有一人而在虛
舟之上則必呼其人使之張歛之張撐開也歛
歛退也呼而不應至於二度則必叫罵之無入
虛也有人實也向也無人則不怒今也有人則
不能不怒人情然也此喻極佳蓋言我若無心

則與物自無忤遊於斯世而虛其心又何患害
之有既說一大段却把此譬喻結便是文字首
尾起結之法列子有同此段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歛以爲鐘爲壇乎郭門之外
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
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
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倘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
送往而迎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
曲傳附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而况
有大塗者乎

欽民之財以鑄其鐘先祭而後鑄故曰爲壇三
月而成鐘有架所以懸鐘也架有兩層故曰上
下縣此言編鐘也何術之設者言用何術而成
此之速一純一也循自然之理終始純一而無
所雜於其間故曰一之間無敢設猶言此間別
者不得一件也既彫既琢復歸於朴言去圭角
而歸於自然也侗乎無識之貌儻乎若怠若疑
無容心之狀也或往或來無將無迎故曰萃乎
芒乎萃塊然之意芒無物之狀來者勿禁往者
勿止言順其自然而無迎無送也強梁去而不

順者曲傅回而附我者我皆隨之聽之任其如
何也自窮者自至也言或順或逆要終皆不求
而自至故曰因其自窮我雖賦歛而於人無一
毫之傷故曰毫毛不挫六塗者言此是順事坦
然而行但以無心處之故能速辨也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吊之
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
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翫
於水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
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

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井
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
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
曰自伐者無功之成者隨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
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
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
於人々且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
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
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

子惡死乎言處此瀕死之患難其心亦厭惡之

乎不死之道言自得而無禍患也意台今之燕
也翬々猱々飛之兒也引援群飛也迫脅而棲
近人而爲巢也進不爲前退不爲後言其往來
不爭也緒棄餘也取蟲而食世所棄餘也不斥
不多也雖爲行列而不如鳥鴈爲群之多各依
人家外人亦不害之直木甘井以聲名自見之
喻也大成之人大道之士也自矜伐者必不能
成功以功名自喜者終必自損隳虧皆自損也
還與衆人言退而與衆人同也順道而行黯然而
自晦故曰道流而不明所居之時雖得行其志

而不以聲名自高故曰居得行而不名處不處
不有之也純々常々一也此於狂若無心也削
迹捐勢不以功名爲意謂無迹而化也我不責
人々亦忘我此至人也至人則欲無聞於世子
又何以名爲喜乎末後數語便與食豕如食人
處同借孔子之名以申其說此重言也

疏下

孔子問子桑椹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
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
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椹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
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

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也棄千金
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
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
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
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
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
前其愛益加進

子桑椹々即尸也假人假國之人也棄璧負子
此喻最佳天合者必常相收聚利合者必相棄

背君子之交淡而親小人之交甘而易絕皆說
盡人世情狀此語雖入之語孟亦得無故以合
則無故以離泯詩便可見也此一句又是一箇
好條貫無挹於前者不拘目前挹拜之禮而其
相愛之意愈加進也

異日桑雩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
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
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冷音零曉也以真實之道而告之禹故曰真冷
緣因其自然之意率循其自然之意不離與道

為一也形我也文身外之物也不以身外之物
而待我故曰不求文以待形今人宴客曰待客
此待字之意也不以身外為文華則無所資於
物矣故曰固不待物此待字又是不用之意三箇待字
自作兩義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屨若結反係履而過魏王魏
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
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
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柁梓豫章也攬
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尋蓬蒙不能胝胝也及其

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
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
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熯矣可得邪此比干
之見剖心徵也夫

大布麗者也縻帶也正帶中結也係履之弊而
以索穿之也熯病也攬把之也蔓纏繞之也此
兩字狀猿之在木自是不苟王長言其志盛意
得也柘棘枳枸有刺之木也振動恐也不柔之
上着箇加急字自是好醫書有頭項強直之證
是加急而不柔也以之狀猿尤精神徵也夫言

以比干之事比之則見其徵驗此三字亦奇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
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
無官角本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
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
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
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

槁木几也槁枝策也齊物篇所謂策枝是也以
槁枝擊槁木故曰有其具雖擊而無節奏故曰
無其數無官角言不合五音也木聲擊者也人

聲歌者也。犁然端的一之意，廣已尊我也。以尊我之意而求之，則所造者無畔岸，故曰恐其廣已而造大也。以愛我之意而思之，則必至於哀傷，故曰愛已而造哀也。造音挫，人與天一也。言在我者皆天理也。今之歌者非我也，故曰其誰乎？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挫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借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今其在外

其下有

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鷓鴣，目之所不視，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介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天損窮時也，無受者貧而樂也。人益者富貴之也，無受者富貴而不淫也。尋常之論，則以處富貴而不淫爲易，貧而樂爲難。莊子却如此反說。

極有意味言天損之時事不由已雖欲不受如
 之何而不受不容不安貧也故曰易人益者如
 富之日至各位之日高日增月益我欲辭而不
 能所以貴不期驕而自驕富不期侈而自侈故
 曰無受難窮挫窮塞也不行推不去也運物運
 氣也泄發也運物之泄氣數之往來天也吾亦
 與之俱行亦與之俱泄故曰借遊即所謂與時
 偕行與時偕極也君命其臣且不得違天之命
 人何可違乎此無受易之意四達謂意之所向
 無所窒礙也始用謂此意纔萌則事隨以集而

無窒礙也並至而不窮至而不已也我不求
 物之利而利自至故曰非已也爵祿皆自外而
 至時命使然故曰吾命其在外者也無功而祿
 君子耻之視之如盜竊吾雖欲不取之而有推
 不去者公孫賀拜相而哭非無受人益難乎鶴
 鵠即意怠也不給視者不足視也非其所宜處
 之地雖自有見亦以不足視而去之果實之落
 必懼而飛恐害已也故曰棄之而走其志雖畏
 避於人而乃與人相近而居故曰襲諸人間襲
 入也社稷祭祀祈禳之事人亦敬而存之故以

此地雖無可畏亦可取人自敬而存之如下
 五十七

為譬謂燕在人家雖無益亦無害而人亦容之
言處富貴之人若能如鷓鴣之無益亦無害則
亦無譏惡之者然既曰富貴矣安能無益而無
害故曰難無始而非卒者言不知其始不知其
終也萬物之變化更相禪代孰知其終孰知其
始但居中以待之而已正中也謂處造化之中
也何謂人與天一邪人者天所生故曰有人天
也天亦造化為之故曰有天亦天也性者天命
之性也此性字與生字同在人之性生而有者
皆得於天豈人所得而適之聖人惟知人之所
不能有故處之安然盡吾身而已孟子曰是性
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即是人之不能有天
性也晏然安然也安時而處順以終其身故曰
體逝而終矣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
七尺目大暈寸感周之顛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
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
之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
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
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

虞人逐而許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谷，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彫陵地名也。樊園之藩籬也。感周之穎飛從額前過也。殷大也。逝往也。翼大而不能往。目大而不能觀。逐物而自迷之狀。執彈而留之將以取之也。螳螂囚蟬意在一得而忘其形。異鵲又利

螳螂而忘其真。故有不逝不觀之狀。螳螂與鵲異類而相召也。皆忘其形忘其真相累也。虞人守園者許罵之也不庭不出其居之庭也。守形養生者也。我爲養生之學忽因逐鵲而忘其身。是以慾而汨其理也。濁水喻人欲也。清淵喻天理也。夫子老子也。入國問俗問禁也。故曰入其俗從其俗。他人之園而我悞入是違禁也。以吾爲戮言爲虞人所辱也。此段蓋言物無大小有所逐者皆有所迷。此乃學者受用之語。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

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之行安往而不愛哉而其人其故美者自美自矜誇也惡者自惡慊然自以為不足也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謂有賢者之德而無自矜之行則隨所往而人皆愛樂之此一節亦是受用親切處看此數篇或以外篇為非莊子所作果然乎哉皆亦莊子外篇山木第二十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六



110X
580
13
6